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鶯脰湖　俠士虛設人頭會

話說楊執中向兩公子說三先生四先生如此好士似小弟的車載斗量何足爲重我有一個朋友姓權名勿用字潛齋是蕭山縣人住在山裏此又苦招致而來與二位先生一談纔見出他管樂的經綸程朱的學問此乃是當時第一等人三公子大驚道旣有這等高賢我們爲何不去拜訪四公子道何不約定楊先生明日就

買舟同去說著只見看門人拏著紅帖飛跑進來說道新任街道廳魏老爺上門請二位老爺的安在京帶有大老爺的家書說要見二位老爺有話面稟兩公子向蘧公孫道賢姪陪楊先生坐著我們去會一會就來便進去換了衣服走出廳上那街道廳冠帶著進來行過了禮分賓主坐下兩公子問道老父臺幾時出京榮任還不曾奉賀倒勞先施魏廳官道不敢晚生是前月初三日在京領憑當面叩見大老爺帶有

府報在此敬來請三老爺四老爺台安便將家書雙手呈送過來三公子接過來折開看了將書遞與四公子向廳官道原來是爲丈量的事老父臺初到任就要辦這丈量公事麼廳官道正是晚生今早接到上憲諭票催促星宿丈量晚生所以今日先來面禀二位老爺求將先太保大人墓道地基開示明白晚生不日到那里叩過了頭便要傳齊地保細細査看恐有無知小民在左近樵采作踐晚生還要出示曉諭四

公子道爻臺就去的麼聽官道曉生便在三四日內禀明上憲各處丈量三公子道旣如此明日屈老爻臺舍下一飯丈量到荒山時弟輩自然到山中奉陪說著換過三徧茶那聽官打了躬又打躬作別去了兩公子送了回來脫去衣服到書房裏躊躇道偏有這許多不巧的事我們正要去訪權先生却遇著這聽官來講丈量明日要待他一飯丈量到先太保墓道憑弟兄却要自走一遭須有幾時躭閣不得到蕭山去

爲之奈何楊執中道二位先生可謂求賢若渴丁若是急于要會權先生或者也不必定須親往二位先生竟寫一書小弟也附一札差一位盛使到山中面致潛齋邀他來府一晤他自當忻然命駕四公子道惟恐權先生見怪弟等傲慢楊執中道若不如此府上公事是有的過了此一事又有事來何日纔得分身豈不常懸此一段想思終不能遂其願蘧公孫道也罷表叔要會權先生得聞之日却未可必如今寫書差

的當人去況又有楊先生的手書那權先生也未必見外當下商議定了備幾色禮物差家人晉爵的兒子宦成收拾行李帶了書札禮物徃蕭山這宦成奉着主命上了杭州的船船家見他行李齊整人物雅致請在中艙裏坐中艙先有兩個戴方巾的坐着他拱一拱手同着坐下當晚喫了飯各舖行李睡下次日行船無事彼此閒談宦成聽見那兩個戴方巾的說的都是些蕭山縣的話下路船上不論甚麼人彼此都

稱爲客人因開口問道客人貴處是蕭山那一個鬍子客人道是蕭山宦成道蕭山有位權老爺客人可認得那一個少年客人道我那裏不聽見有個甚麽權老爺宦成道聽見說號叫做潛齋的那少年道那個甚麽潛齋我們學裏不見這個人那鬍子道是他麽可笑的緊向那少年道你不知道他的故事我說與你聽他在山裏住祖代都是務農的人到他父親手裏掙起幾個錢來把他送在村學裏讀書讀到十七八

歲那鄉裏先生沒良心就作成他出來應考落後他父親死了他是個不中用的貨又不會種田又不會作生意坐喫山崩把些田地都弄的精光足足考了三十多年一回縣考的覆試也不曾取他從來肚裏也莫有通過借在個土地廟裏訓了幾個蒙童每年應考混着過也罷了不想他又倒運那年遇着湖州新市鎮上鹽店裏一個夥計姓楊的楊老頭子來討賬住在廟裏獃頭獃腦口裏說甚麼天文地理經綸匡濟

的混話他聽見就像神附着的發了瘋從此不應考了要做個高人自從高人一做這幾個學生也不來了在家窮的要不的只在村坊上騙人過日子口裏動不動說我和你至交相愛分甚麽彼此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這幾句話便是他的歌訣那少年的道只管騙人那有這許多人騙那鬍子道他那一件不是騙來的同在鄉里之間我也不便細說因向宦成道你這位客人却問這個人怎的宦成道不怎的

我問一聲兒口裏答應心裏自忖說我家二位老爺也可笑多少大官大府來拜往還怕不夠相與沒來由老遠的路來尋這樣混賬人家去做甚麼正思忖着只見對面來了一隻船船上坐着兩個姑娘好像曾老爺家采蘋姊妹兩個嚇了一跳連忙伸出頭來看原來不相干那兩人也就不同他談了不多幾日換船來到前山招尋了半日招到一個山凹裏幾間壞草屋門上貼着白敲門進去權勿用穿着一身白頭上

戴着高白夏布孝帽問了來意留宦成在後面一間屋裏開個稻草鋪晚間拏些牛肉白酒與他喫了次早寫了一封回書向宦成道多謝你家老爺厚愛但我熱孝在身不便出門你回去多多拜上你家二位老爺和你老爺厚禮權且收下再過二十多天我家老太太百日滿過我定到老爺們府上來會管家實是多慢了你這兩分銀子權且為酒資將一個小紙包遞與宦成宦成接了道多謝權老爺到那日權老爺是

必到府裏來免得小的主人盼望權勿用道這個自然送了宦成出門宦成依舊搭船帶了書子回湖州回覆兩公子兩公子不勝悵悵因把書房後一個大軒厰不過的亭子上換了一匾匾上寫作潛亭以示等權潛齋來住的意思就把楊執中留在亭後一間房裏住楊執中老年痰火疾夜裏要人作伴把第二個蠢兒子老六叫了來同住每晚一醉是不消說將及一月楊執中又寫了一個字去催權勿用權勿用見了

這字收拾搭船來湖州在城外上了岸衣服也不換一件在手捐著個被套右手把個大布袖子晃蕩晃蕩在街上腳高步低的撞撞過了城門外的吊橋那路上却擠他也不知道出城該走左首進城該走右手方不得路他一味橫著膀子亂搖恰好有個鄉里人在城裏賣完了柴出來肩頭上橫掮著一根尖遍担對面一頭撞將去將他的個高孝帽子橫挑在匾担尖上鄉里人低著頭走也不知道掮着去了他喫了一

驚摸摸頭上不見了孝帽子望見在那人匾担上他就把手亂招口裏喊道那是我的帽子鄉里人走的快又聽不見他本來不會走城裏的路這時著了急七首八脚的亂跑眼睛又不看著前面跑了一箭多路一頭撞到一頂轎子上把那轎子裏的官幾乎撞了跌下來那官大怒問是甚麽人叫前面兩個夜役一條鏈子鎖起來他又不服氣向著官指手畫脚的亂吵那官落下轎子要將他審問夜役喝著叫他跪他將

着眼不肯跪這時街上圍了六七十人齊鋪鋪
的看內中走出一個人來頭戴一頂武士巾身
穿一件青絹箭衣幾根黃鬍子兩隻大眼睛走
近前向那官說道老爺且請息怒這個人是婁
府請來的上客雖然衝撞了老爺若是處了他
恐婁府知道不好看相那官便是街道廳老魏
聽見這話將就蓋個喧擡起轎子去了權勿用
看那人時便是他舊相識俠客張鐵臂張鐵臂
讓他到一個茶室裏坐下叫他喘息定了喫過

茶向他說道我前日到你家作吊你家人說道已是婁府中請了去了今日爲甚麽獨自一個在城門口閒撞權勿用道婁公子請我久了我却是今日纔要到他家去不想撞着道官鬧了一場虧你解了這結我今便同你一齊到婁府去當下兩人一同來到婁府門上看門的看見他穿着一身的白頭上又不戴帽子後面領著一個趔趄的人口口聲聲要會三老爺四老爺門上人問他姓名他死不肯說只說你家老

爺已知道久了看門的不肯傳他就在門上大驟大叫鬧了一會說你把楊執中老爺請出來罷看門的沒奈何請出楊執中來楊執中看見他這模樣嚇了一跳愁着眉道你怎的連帽子都弄不見了叫他權了坐在大門板櫈上慌忙走進去取出一頂舊方巾來與他戴了便問此位壯士是誰權勿用道他便是我時常和你說的有名的張鐵臂楊執中道久仰久仰三個人一路進來就告訴方纔城門口這一番相鬧的

話楊執中搖手道少停見了公子道話不必提起了這日兩公子都不在家兩人跟着楊執中竟到書房裏洗臉喫飯自有家人管待晚間兩公子赴宴回家來書房相會彼此恨相見之晚指着潛亭與他看了道出欽慕之意又見他帶了一個俠客來更覺舉動不同于衆又重新擺出酒來權勿用首席楊執中張鐵臂對席兩公子主位席間問起這號鐵臂的緣故張鐵臂道晚生小時有幾斛力氣那些朋友們和我賭賽

叫我睡在街心裏把膀子伸着等那車來有心
不起來讓他那牛車走行了來的力猛足有四
五千斤車轂恰好打從膀子上過壓着膀子了
那時脫在把膀子一掙吉丁的一聲那車就過
去了幾十步遠看看膀子上白迹也沒有一個
所以衆人就加了我這一個綽號三公子鼓掌
道聽了這快事足可消酒一斗各位都斟上大
杯來權勿用辭說居喪不飲酒楊執中道古人
云老不拘禮病不拘禮我方纔看見肴饌也還

用些或者酒略飲兩杯不致沈醉也還不妨權
勿用道先生你這話又欠考校了古人所謂五
葷者葱韮芫荽之類怎麼不戒酒是斷不可飲
的四公子道這自然不敢相強忙叫取茶來掛
上張鐵臂道晚生的武藝儘多馬上十八馬下
十八鞭鐧鐗鎚刀鎗劍戟都還略有些講究只
是一生性氣不好慣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最
喜打天下有本事的好漢銀錢到手又最喜幫
助窮人所以落得四海無家而今流落在貴地

四公子道只纔是英雄本色權勿用道張兄方纔所說武藝他舞劍的身段尤其可觀諸先生何不當面請教兩公子大喜即刻叫人家裏取出一柄松文古劍來遞與鐵臂鐵臂燈下拔開光芒閃爍即便脫了上蓋的箭衣束一束腰手持寶劍走出天井衆客都一擁出來兩公子叫且住快吩附點起燭來一聲說罷十幾個管家小廝每人手裏執著一個燭奴明晃晃點著蠟燭擺列天井兩邊張鐵臂一上一下一左一右

舞出許多身分來舞到那酣暢的時候只見冷森森一片寒光如萬道銀蛇亂掣並不見個人在那裏但覺陰風襲人令看者毛髮皆豎權勿用又在几上取了一個銅盤叫管家滿貯了水用手蘸著灑一點也不得入須臾大叫一聲寒光陡散還是一柄劍執在手裏看鐵臂時面上不紅心頭不跳衆人稱贊一番直飲到四更方散都留在書房裏歇自此權勿用張鐵臂都是相府的上客一日三公子來向諸位道不日要

設一個大會徧請賓客遊鶯脰湖此時天氣漸暖權勿用身上那一件大粗白布衣服太厚穿著熱了思量當几錢銀子去買些藍布縫一件單直裰好穿了做遊鶯脰湖的上客自心裏算計已定瞞著公子託張鐵臂去當了五百文錢來放在牀上枕頭邊日間在潛亭上眺望晚裏歸房宿歇摸一摸床頭間五百文一個也不見了思量房裏没有别人只是楊執中的蠢兒子在那裏混因一直尋到大門門房裏見他正坐

在那裏說獃話便叫道老六和你說話老六已是噇得爛醉了問道老叔叫我做甚磨權勿用道我枕頭邊的五百錢你可曾看見老六道看見的權勿用道那里去了老六道是下午時候我拏出去賭錢輸了還剩有丁來个在鈔袋裏留着少刻買燒酒喫權勿用道老六這也奇了我的錢你怎麽拏去賭輸了老六道老叔你我原是一個人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分甚麽彼此說罷把頭一掉就幾步跨出去了把

個權勿用氣的眼睜睜敢怒而不敢言眞是說不出來的苦自此權勿用與楊執中彼此不合權勿用說楊執中是個獃子楊執中說權勿用是個瘋子三公子見他沒有衣服却又取出一件淺藍紬直裰送他兩公子請徧了各位賓客叫下兩隻大船廚役備辦酒席和司茶酒的人另在一個船上一班唱淸曲打粗細十番的又在一船此時正值四月中旬天氣淸和各人都換了單夾衣服手持紈扇這一次雖算不得大

會却也聚了許多人在會的是婁玉亭三公子婁瑟亭四公子蘧公孫駪夫牛高士布衣楊司訓執中權高士潛齋張俠客鉄臂陳山人和甫魯編修請了不曾到席間八位名士帶挈楊執中的蠢兒子楊老六也在船上共合九人之數當下牛布衣吟詩張鐵臂擊劍陳和甫打閧說笑伴着兩公子的雍容爾雅蘧公孫的俊俏風流楊執中古貌古心權勿用怪模怪樣真乃一時勝會兩邊船窗四啟小船上奏著細樂慢慢

遊到鴛脰湖酒席齊備十幾個濶衣高帽的管家在船頭上更番斟酒上菜那食品之精潔茶酒之清香不消細說飲到月上時分兩隻船上點起五六十盞羊角燈映着月色湖光照耀如同白日一派樂聲大作在空濶處更覺得響亮聲聞十餘里兩邊岸上的人望若神仙誰人不羨遊了一整夜次早回來蘧公孫去見魯編修編修公道令表叔在家只該閉戶做些舉業以繼家聲怎麼只管結交這樣一班人如此招摇

豪橫恐怕亦非所宜次日蘧公孫向兩表叔畧
述一二三公子大笑道我亦不解你令外舅就
俗到這個地位不曾說完門上人進來禀說曾
大老爺開坊陞了侍讀朝命已下京報適纔到
了老爺們須要去道喜蘧公孫聽了這話慌忙
先去道喜到了晚間公孫打發家人飛跑來說
不好了魯大老爺接着朝命正在合家歡喜打
點擺酒慶賀不想痰病大發登時中了臟已不
醒人事了快請二位老爺過去兩公子聽了轎

也等不得忙走去看到了魯宅進門聽得一片
哭聲知是已不在了眾親戚已到商量在本族
親房立了一個兒子過來然後大斂治喪蘧公
孫哀毀骨立極盡半子之誼又忙了幾日婁通
政有家信到兩公子同在內書房商議寫信到
京此乃二十四五月色未上兩公子秉了一枝
燭對坐商議到了二更半後忽聽房上瓦一片
聲的響一個人從屋簷上掉下來滿身血污手
裏提了一個革囊兩公子燭下一看便是張鐵

臂兩公子大驚道張兄你怎麼半夜裏走進我的內室是何緣故這革囊裏是甚麼物件張鐵臂道二位老爺請坐容我細稟我生平一個恩人一個仇人這仇人已銜恨十年無從下手今日得便已被我取了他首級在此這革囊裏面是血淋淋的一顆人頭但我那恩人已在這十里之外須五百兩銀子去報了他的大恩自今以後我的心事已了便可以捨身爲知已者用了我想可以措辦此事只有二位老爺外此那

能有此等胸襟所以冒昧黑夜來求如不蒙相救郎從此遠遁不能再相見矣遂提了革囊要走兩公子此時已嚇得心胆皆碎忙攔住道張兄且休慌五百金小事何足介意但此物作何處置張鐵臂笑道這有何難我畧施劍術即滅其跡但倉卒不能施行候將五百金付去之後我不過兩個時辰郎便回來取出囊中之物加上我的藥末頃刻化爲水毛髮不存矣二位老爺可備了筵席廣招賓客看我施爲此事兩公

子聽罷大是駭然弟兄忙到內裏取出五百兩銀子付與張鐵臂鐵臂將革囊放在階下銀子拴束在身叫一聲多謝騰身而起上了房簷行步如飛只聽得一片瓦響無影無踪去了當夜萬籟俱寂月色初上照着階下革囊裏血淋淋的人頭只因這一番有分教豪華公子閉門休問世情名士文人改行訪求舉業不知這人頭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婁氏兄弟以朋友爲性命迎之致敬以有禮

豈非翩翩濁世之賢公子哉然輕信而濫交
匪不覈考其人平生之賢否猝爾聞名遂
訂交此葉公之好龍而不知其皆鮍鯉也楊
司訓之來也自憐其勢之孤故汲汲引權
齊以助之乃其甫來不越數日即因五百青
銖頓相牴牾此鬼之所以爲鬼也

儒林外史第十三回

蘧駪夫求賢問業　馬純上仗義疏財

話說婁府兩公子將五百兩銀子送了俠客與他報謝恩人把革囊人頭放在家裏兩公子雖係相府不怕有意外之事但血淋淋一個人頭丟在內房階下未免有些焦心四公子向三公子道張鐵臂他做俠客的人斷不肯失信于我我們却不可做俗人我們竟辦幾席酒把幾位知己朋友都請到了等他來時開了革囊果然

用藥化爲水也是不容易看見之事我們就同諸友做一個人頭會有何不可三公子聽了到天明吩咐辦下酒席把牛布衣陳和甫遽公孫都請到家裏住的三個客是不消說只說小飲且不必言其所以然直待張鐵臂來時施行出來好讓衆位都喫一驚衆客到齊彼此說些閒話等了三四個時辰不見來直等到日中還不見來三公子悄悄向四公子道這事就有些古怪了四公子道想他在別處又有躭擱了他革

囊現在我家斷無不來之理看看等到下晚總
不來了廚下酒席已齊只得請衆客上坐這日
天氣甚暖兩公子心裏焦躁此人若竟不來這
人頭却往何處發放直到天晚革囊臭了出來
家裏太太聞見不放心打發人出來請兩位老
爺去看二位老爺没柰何纔硬着膽開了革囊
一看那裏是甚麼人頭只有六七觔一箇猪頭
在裏面兩公子面面相覷不則一聲立刻叫把
猪頭拏到廚下賞與家人們去喫兩公子悄悄

相商這事不必使一人知道仍舊出來陪客飲酒心裏正在納悶看門的人進來稟道烏程縣有箇差人持了縣裏老爺的帖同蕭山縣來的兩箇差人叩見老爺有話面稟三公子道這又奇了有甚麼話說留四公子陪著客自己走到廳上傳他們進來那差人進來磕了頭說道本官老爺請安隨呈上一張票子和一角關文三公子叫取燭來看見那關文上寫著蕭山縣正堂與爲地棍奸拐事案據蘭若菴僧慧遠具控

伊徒尼僧心違被𢭏棍權勿用奸拐霸占在家
一案查本犯未曾發覺之先自潛跡逃往貴治
爲此移關煩貴縣查照來文事理遣役協同來
差訪該犯潛踪何處擒獲觧還敝縣以便審理
究治望速堅速着過差人稟道小的本官上覆
三老爺知道這人在府內因老爺這裏不知他
這些事所以留他而今求老爺把他交與小的
他本縣的差人現在外伺候交與他帶去休使
他知覺逃走了不好回文三公子道我知道了

你在外面候着差人應諾出去了在門房裏坐着三公子滿心慚愧叫請了四老爺和楊老爺出來二位一齊來到看了關文和本縣拏人的票子四公子也覺不好意思楊執中道三先生四先生自古道蜂蠆入懷解衣去趕他旣弄出這樣事來先生們庇獲他不得了如今我去向他說把他交與差人等他自己料理去兩公子沒奈何楊執中走進書房席上一五一十說了權勿用紅著臉道眞是眞假是假我就同他去

怕甚麼兩公子走進來不肯吃嘗說了些不平的話又奉了兩杯別酒取出兩封銀子送作盤程兩公子送出大門叫僕人替他拏了行李打躬而別那兩箇差人見他出了婁府兩公子已經進府就把他一條鏈子鎖去了兩公子因這兩番事後覺得意興稍減吩咐看門的但有生人相訪且回他到京去了自此閉門整理家務不多幾日蘧公孫來辭說蘧太守有病要回嘉興去侍疾兩公子聽見便同公孫去候姑丈及

到嘉興蘧太守已是病得重了看來是箇不起之病公孫傳着太守之命託兩公子替他接了魯小姐回家兩公子寫信來家打發婢子去說魯夫人不肯小姐明於大義和母親說了要去侍疾此時采蘋已嫁人去了只有雙紅一箇了頭做了賠嫁叫兩隻大船全副粧奩都搬在船上來嘉興太守已去世了公孫承重魯小姐上侍孀姑下理家政井井有條親戚無不稱羨府兩公子候治喪已過也回湖州去了公孫居

喪三載因看見兩箇表叔半世豪舉落得一場
掃興因把這做名的心也看淡了詩話也不刷
印送人了服闋之後魯小姐頭胎生的箇小兒
子已有四歲了小姐每日拘着他在房裏講四
書讀文章公孫也在傍指點却也心裏想在學
校中相與幾箇考高等的朋友談談舉業無奈
嘉興的朋友都知道公孫是箇做詩的名士不
來親近他公孫覺得沒趣那日打從街上走過
見一箇新書店裏貼着一張整紅紙的報帖上

寫道本坊敦請處州馬純上先生精選三科鄉
會墨程凡有同門錄及硃卷賜顧者幸認嘉興
府大街文海樓書坊不誤公孫心裏想道這原
來是個選家何不來拜他一拜急到家換了衣
服寫個仝學教弟的帖子來到書坊問道這里
是馬先生下處店裏人道馬先生在樓上因喊
一聲道馬二先生有客來拜樓上應道來了於
是走下樓來公孫看那馬二先生時身長八尺
形容甚偉頭帶方巾身穿藍直裰脚下粉底皂

靴面皮深黑不多幾根鬍子相見作揖讓坐馬二先生看了帖子說道尊名向在詩上見過久仰久仰公孫道先生來操選政乃文章山斗小弟仰慕晉謁已遲店裏捧出茶來喫了公孫又道先生便是處州學想是高補過的馬二先生道小弟補廩二十四年蒙歷任宗師的青目共考過六七個案首只是科場不利不勝慚愧公孫道遇合有時下科一定是掄元無疑的了說了一會公孫告別馬二先生問明了住處明日

就來回拜公孫回家向魯小姐說馬二先生明日來拜他是個舉業當行要備個飯留他小姐欣然備下次早馬二先生換了大衣服寫了回帖來到蘧府公孫迎接進來說道我兩人神交已久不比泛常今蒙賜顧寬坐一坐小弟備個家常飯休嫌輕慢馬二先生聽罷欣然公孫問道尊選程墨是那一種文章為主馬二先生道文章總以理法為主任他風氣變理法總是不變所以本朝洪永是一變成宏又是一變細看

來理法總是一般大約文章既不可帶注疏氣尤不可帶詞賦氣帶注疏氣不過失之于少文采帶詞賦氣便有礙於聖賢口氣所以詞賦氣尤在所忌公孫道這是做文章了請問批文章是怎樣個道理馬二先生道也全是不可帶詞賦氣小弟每常見前輩批語有些風花雪月的字樣被那些後生們看見便要想到詩詞歌賦那條路上去便要壞了心術古人說得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塵土屑固不可有卽金

玉屑又是着得的麽所以小弟批文章總是採取語類或問上的精語時常一個批語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筆要那讀文章的讀了這一篇就晤想出十幾篇的道理纔爲有益將來揣選告成送來細細請教說着裏面捧出飯來果是家常餚饌一碗燉鴨一碗煮雞一尾魚一大碗煨的稀爛的猪肉馬二先生食量頗高舉著來向公孫道你我知已相逢不做客套這魚且不必動到是肉好當下吃了四碗飯將一大碗爛

肉吃得乾乾淨淨裏面聽見又添出一碗來連湯都吃完了抬開桌子啜茗清談馬二先生問道先生名門又這般大才久已該高發了因甚困守在此公孫道小弟因先君見背的早在先祖膝下料理些家務所以不會致力於舉業馬二先生道你這就差了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講到戰國

時以遊說做官所以孟子歷說齊梁這便是孟子的舉業到漢朝用賢良方正開科所以公孫弘董仲舒舉賢良方正這便是漢人的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到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

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一席話說得遯公孫如夢方醒又留他吃了晚飯結爲性命之交相別而去自此日日往來那日在交海樓彼此會着看見刻的墨卷上目錄擺在桌上上寫着歷科墨卷持運下面一行刻着處州馬靜純上氏評遯遯公孫笑着向他說道請教先生不知尊選上面可好添上小弟一個名字與先生同選以附驥尾馬二先生正色道這

個是有個道理的趾封面亦非容易之事就是小弟全虧幾十年考校的高有些虛名所以他們來請難道先生這樣大名還站不得封面只是你我兩個只可獨站不可合站其中有個緣故邃公孫道是何緣故馬二先生道這事不過是名利二者小弟一不肯自已壞了名自認做趨利假若把你先生寫在第二名那些世俗人就疑惑刻資出自先生小弟豈不是個利徒了若把先生寫在第一名小弟這數十年虛名豈

不都是假的了還有個反面文章是如此算計先生自想也是這樣算計說着坊裏捧出先生的飯來一碗爊青菜兩個小菜碟馬二先生道這沒菜的飯不好留先生用柰何蘧公孫道這個何妨但我曉得長兄先生也是吃不慣素飯的我這裏帶的有銀子忙取出一塊來叫店主人家的二漢買了一碗熟肉來兩人同吃了公孫別去在家裏每晚同魯小姐課子到三四更鼓或一天遇着那小兒子書背不熟小姐就要

督責他念到天亮倒先打發公孫到書房裏去睡雙紅這小丫頭在傍遞茶遞水極其小心他會念詩常拏些詩來求講公孫也畧替他講講因心裏喜他殷勤就把收的王觀察的個舊枕箱把與他盛花兒針線又無意中把遇見王觀察這一件事向他說了不想宦成這奴才小時同他有約竟大胆走到嘉興把這丫頭拐了去公孫知道大怒報了秀水縣出批文拏了回來兩口子看守在差人家央人來求公孫情愿出

幾十兩銀子與公孫做了頭的身價求賞與他做老婆公孫斷然不依差人要帶着宦成回官少不得打一頓板子把丫頭斷了回來一回兩回詐他的銀子宦成的銀子使完衣服都當盡了那晚在差人家兩口子商議要把這個舊枕箱拏出去賣幾十個錢來買飯吃雙紅是個丫頭家不知人事向宦成說道這箱子是一位做大官的老爺的想是值的銀子多幾十個錢賣了豈不可惜宦成問是遽老爺的是魯老爺的

了頭道都不是說這官比蘧太爺的官大多著哩我也是聽見姑爺說這是一位王太爺就接蘧太爺南昌的任後來這位王太爺做了不知多大的官就和寧王相與寧王日夜要想殺皇帝皇帝先把寧王殺了又要殺這王太爺王太爺走到浙江來不知怎的又說皇帝要他這個箱子王太爺不敢帶在身邊走恐怕搜出來就交與姑爺姑爺放在家裏閙着借與我盛些花不曉的我帶了出來我想皇帝都想要的東西

不知是值多少錢你不見箱子裏還有王太爺寫的字在上宦成道皇帝也未必是要他這個箱子必有別的緣故這箱子能值幾文那差人一脚把門踢開走進來罵道你這倒運鬼放着這樣大財不發還在這裏受瘟罪宦成道老爺我有甚麼財發差人道你這痴孩子我要傳受了便宜你的狼哩老婆白白送你還可以發得幾百銀子財你須要大大的請我將來銀子同我平分我纔和你說宦成道只要有銀子平分

是罷了請是請不起的除非明日賣了枕箱子
請老爺差人道賣箱子句還了得就沒戲唱了
你沒有錢我借錢與你不但今日晚裏的酒錢
從明日起要用同我商量我替你設法了來總
要加倍還我又道我竟在裏面扣除怕你拘到
那裏去差人即時拏出二百文買酒買肉同官
成兩口子喫算是借與官成的記一筆賬在那
里吃着官成問道老爹說我有甚麼財發差人
道今日且吃酒明日再說當夜猜三划五吃了

半夜把二百文都吃完了官成這奴才吃了個盡醉兩口子睡到日中還不起來差人已是清晨出門去了尋了一個老練的差人商議告訴他如此這般事還是竟弄破了好還是開弓不放箭大家弄幾個錢有益被老差人一口大啐道這個事都講破 句 破了還有個大風如今只是悶著同他講不怕他不拏出錢來還虧你當了這幾十年的門户利害也不曉得遇著這樣事還要講破 句 破你娘的頭罵的這差人又羞

又喜慌跑回來見官成還不會起來說道好快活這一會像兩個狗戀着快起來和你說話官成慌忙起來出了房門差人道和你到外邊去說話兩人拉着手到街上一個僻靜茶室裏坐下差人道你這獃孩子只曉得吃酒吃飯要同女人睡覺放着這樣一主大財不會發豈不是如入寶山空手回官成道老爹指教便是差人道我指點你你却不要過了廟不下雨說着一個人在門首過叫了差人一聲老爹走過去了

差人見那人出神叫官底坐着自己悄悄尾了那人去只聽得那人口裏抱怨道白白給他打了一頓却是沒有傷贓不得寬待要自己做出傷來官府又會驗的出差人悄悄的拾了一塊磚頭兒神的走上去把頭一打打了一個大洞那鮮血直流出來那人嚇了一跳問差人道這是怎的差人道你方纔說沒有傷這不是傷麼又不是自己弄出來的不怕老爺會驗還不快去喊寃哩那人到着實感激謝了他把那血用

手一抹塗成一個血臉往縣前喊冤去了宦成站在茶室門口望聽見這些話又學了一個乖差人回來坐下說道我昨晚聽見你當家的說枕箱是那王太爺的王太爺降了寧王又逃走了是個欽犯這箱子便是個欽贓他家裏交結欽犯藏着欽贓若還首出來就是殺頭充軍的罪他還敢怎樣你宦成聽了他這一席話如夢方醒說道老爹我而今就寫呈去首差人道獃兄弟這又沒主意了你首了句就把他一家殺

個精光與你也無益弄不着他一個錢況你又同他無仇如今只消出個人來嚇他一嚇嚇出幾百兩銀子來把丫頭白白送你做老婆不要身價這事就罷了宦成道多謝老爹費心如今只求老爹替我做主差人道你且莫慌當下還了茶錢同走出來差人囑付道這話到家在丫頭跟前不可露出一字宦成應諾了從此差人借了銀子宦成大酒大肉且落得快活蘧公孫催着回官差人只騰挪着混他今日就說明

日明日就說後日後日又說再遲三五日公孫急了要寫呈子告差人差人宦成道這事却要動手了因問蘧小相平日可有一個相厚的人宦成道這却不知道回去問了頭了頭道他在湖州相與的人多這里却不會見我只聽得有個書店裏姓馬的來往了幾次宦成將這話告訴差人差人道這就容易了便去尋代書寫下一張出首叛逆的呈子帶在身邊到大街上一路書店問去問到文海樓一直進去請馬先生說

話馬二先生見是縣裏人不知何事只得邀他上樓坐下差人道先生一向可同做南昌府的蘧家蘧小相兒相與馬二先生道這是我極好的弟兄頭翁你問他怎的差人兩邊一望道這裏沒有外人麼馬二先生道沒有把座子移近跟前拏出這張呈子來與馬二先生看道他家竟有這件事我們公門裏好修行所以通個信給他早爲料理怎肯壞這個良心馬二先生看完面如土色又問了備細向差人道這事斷斷

破不得既承頭翁好心千萬將last子捺下他却

不在家到墳上修理去了等他來時商議差人

道他今日就要遞這是犯關節的事誰人敢捺

馬二先生慌了道這個如何了得差人道先生

你一個子日行的人怎這樣沒主意自古錢到

公事辦火到猪頭爛只要破些銀子把這枕箱

買了回來這事便罷了馬二先生拍手道好主

意當下鎖了樓門同差人到酒店裏馬二先生

做東大盤大碗請差人吃着商議此事只因這

一番有分教通都大邑來了幾位選家僻壤窮鄉出了一尊名士畢竟差人要多少銀子贖這枕箱且聽下回分解

革囊一開使閱者失笑然書中正不乏此等人凡講勢要矜權貴無非帶假面嚇鬼作者正借一張鐵臂引起無數張鐵臂也

看張鐵許多做作儼然妙手空空此何異徒習名士腔調而不知其中之烏有也作者殆又為若輩對下一針

儒林外史第十三回